

編餘漫筆

理雅各和《遐邇貫珍》

本期文摘，刊用了陳玉申關於香港報業史的文章。

陳玉申認為，香港第一份中文商業報紙是1857年11月創刊的《香港船頭貨價紙》。

不過，也有人認為，香港最早的中文報刊是1853年8月1日創刊的《遐邇貫珍》。

中國近代新聞史始於西洋傳教士，乃人所共知之事實。按照美國北長老會傳教士范約翰1890年所編的《中文報刊目錄》，《遐邇貫珍》是晚清來華傳教士創辦的第六種報刊。但前五種中文報刊都在中國境外出版，只有《遐邇貫珍》在中國本土出版。

《遐邇貫珍》雖為教會刊物，但其內容卻首為政治，次為文化科學知識，最後才是宗教。其內容有論說、新聞、通訊、寓言、新聞圖片等，1855年後增刊廣告，每期印刷3000份，每份售15文錢。

《遐邇貫珍》在業務上的一個特色，是重視新聞並對新聞報道作了重大改革。其報道內容包括過去很少涉及的軍事活動，並成為最早、在當時也是唯一報道太平天國的中文報刊。《遐邇貫珍》的這些報道，至今仍被研究太平天國的史學工作者視為重要史料而經常引用。

立足香港的《遐邇貫珍》，刊載了大量在今天看來已是彌足珍貴的香港記錄。

就香港史料看，如專論《香港紀略》、《本港議創新例》、《論銀事數條》等，對研究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及香港早期殖民管治的歷史，都有很大的參考價值。其「近日雜談」欄目，刊載港府通告、財政稅收、香港早期人口及變化狀況、金融物價以及交通航運消息等，雖簡略瑣碎，吉光片羽，對研究香港早期社會經濟的發展，卻是難得的寶貴資料。

1853年，日本知識界專門編印了《遐邇貫珍抄本》，就是為了翻譯香港中文報刊上的資訊，以港為「師」。

還值得一說的是，《遐邇貫珍》刊登商業廣告，開中文報發廣告之先河。這份中國首家鉛印的中文報刊，其刊登之商業廣告，內容廣泛，不僅有外國在華公司、輪船、商店、貿易公司等廣告，也有外國藥品和在港醫生的廣告，還有學校招生廣告等。每則廣告都加有醒目標題，編排清晰，廣告內容鮮有浮誇字句。其後陸續創刊之中文報紙，皆以廣告為業務發展之經濟基礎，《遐邇貫珍》之影響，由此可見。

值得一提的是，《遐邇貫珍》的主編，乃大名鼎鼎的英國漢學家理雅各(J. Legge)。

理雅各是第一系統研究、翻譯中國古代經典的人，從1861年到1886年的25年間，將「四書」、「五經」等中國主要典籍全部譯出，共計28卷。其多卷本《中國經典》、《法顯行傳》、《中國的宗教：儒教、道教與基督教的對比》和《中國編年史》等著作在西方漢學界佔有重要地位。他與法國學者顧賽芬、德國學者衛禮賢並稱漢學翻譯三大師，也是儒學翻譯獎的第一個獲得者。

理雅各翻譯的《中國經典》出版後，在西方引起轟動，該書使歐美人士得以了解東方文明和中國文化以及中國民族倫理道德。理雅各的英譯本直到今天仍被公認為標準譯本，他本人也因此蜚聲西方漢學界，吸引了海內外不同學科的學者。



《遐邇貫珍》的主編理雅各

香港最早的中文商業報紙

□陳玉申

19世紀中葉，香港發展成為遠東轉口貿易的中樞，商船雲集，商賈輻輳，對商情信息的需求與日俱增，於是商業報紙出版刊行。第一份中文商業報紙是《香港船頭貨價紙》，約在1857年11月創刊。該報以香港各舖戶為發行對象，內容如其報名所示，以船期、物價、行情、廣告等商業信息為主。

鴉片戰爭之前，來華外國人在澳門和廣州曾出版過一些外文報刊。這些報刊主要刊載中外新聞，並討論列強對華政策。

傳教士在華辦報紙

鴉片戰爭爆發後，天朝的大門終於被轟開了。在炮口的威逼下，清政府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1842年的中英《南京條約》，重點在強迫中國割地賠款，五口通商，對傳教問題尚無明確規定。1844年簽訂的中美《望廈條約》和中法《黃埔條約》，允許美國人和法國人在通商口岸設立教堂。訂約後，法國又強迫清政府取消對天主教的禁令。

1846年2月，道光帝發布上諭，批准弛禁天主教。天主教既然開禁，基督教（新教）隨之照行，因為英、美條約均有最惠國條款。

教禁重開之初，傳教士主要忙於在各地建教堂、辦學校、開醫院，並沒有着手開展辦報活動。但不久他們認識到：在中國傳教，必須充分利用報刊這一傳播工具。中國幅員廣大，方言紛雜，口頭宣傳有很多困難，而中國的文字卻是統一的，報刊媒介能夠把「福音」傳給更多的人，傳到更遠的地方。

從19世紀50年代起，越來越多的傳教士致力於文字布道工作，教會報刊的數量逐年增加。1890年，基督教會派人調查中國報刊出版情況，在先後刊行的76種報刊中，「十之六係教會報」。其知名者如《遐邇貫珍》，1853年9月3日發刊於香港，月刊，由「馬禮遜教育會」主辦，英華書院印刷發行，麥華陀(Walter Henry Medhurst)、奚禮爾(Charles Batten Hillier)、理雅各(James Legge)先後主編。1856年5月停刊，共出33期。

英文報附設中文版

香港給英國人管治後，很快成為遠東轉口貿易的中樞，商船雲集，商賈輻輳，對商情信息的需求與日俱增，於是商業報紙出版刊行。最早的商業報紙都是英文報，主要面向香港、澳門和廣州的外商，同時也向海外發行。隨着對華貿易的不斷擴大和華商數量的增多，用中文出版的商業報紙亦應運而生。

第一份中文商業報紙是《香港船頭貨價紙》。它是英文《孖刺報》(The Daily Press)附設的中文版，大



《循環日報》是香港早期的中文報紙

約在1857年11月3日創刊。該報係周三刊，每周二、四、六發行，以香港各舖戶為發行對象，採用單張兩面印刷的形式，內容如其報名所示，以船期、物價、行情、廣告等商業信息為主，新聞數量不多，只佔整個篇幅的十分之一左右。

這份以「船頭」和「貨價」為中心內容的報紙，在1864至1865年間易名為《香港中外新報》。易名之後仍然重視商業信息，但新聞數量增多，讀者亦擴及一般市民。

現存最早的一期為1872年5月4日所出。這期《香港中外新報》共有四版。一版是「香港目下棉紗花疋頭雜貨行情」，二版有「本港新聞」、「羊城新聞」、「選錄上海新報」、「選錄京報」，三版接二版的「選錄京報」，其餘版面為「來往商船」，四版上面標以「各款雜錄」，實為各種廣告。該報創刊時，每周一、三、五發行「行情紙」，二、四、六發行「新聞紙」。「行情紙」從1872年開始每日刊印，「新聞紙」也在次年成為日刊報紙。

中文報紙西人老闆

1864年，英國商人羅郎也(Noronha)在香港開設中文報紙《近

事編錄》。該報似為日刊，內容除商情、廣告外，以刊載中外新聞為主，社會新聞佔較大比例。同期出版的上海報紙經常轉載其新聞稿。該報現已無存，詳情難考。

1871年3月，英文《德臣報》(The China Mail)出版中文附頁《中外新聞七日報》，每逢星期六刊行。至1872年4月，《中外新聞七日報》易名為《香港華字日報》，每周出版三次，第二年發展為完整的日刊。其內容與版式與《香港中外新報》大致相同，每日四開四版一張，用三分之一版面刊載新聞，其餘版面都是商業信息與廣告。

香港早期的中文商業報紙都由華人擔任主筆。其中《香港中外新報》和《香港華字日報》由華人「承批」辦理，自主營業，自負盈虧。因此，以往不少新聞史論著是將其視為最早的華人報紙，這是不準確的。華人雖擁有報紙的經營權，但其產權仍歸外商所有。稍後出版的上海《申報》曾對當時報壇的情形有這樣的記述：「近因通商開市，於香港開設華字報新聞三館，於上海開設華字新聞一處，主筆雖係華人，而館主實為西人也。」

(摘自《晚清報業史》，山東畫報出版社)

花木有情



荷花，又名「蓮花」、「芙蓉」等，是中國十大名花裡的「花中仙子」。古植物學家據發現的荷葉化石推斷，荷花已有一千萬年的歷史。

農曆六月二十四日，是為「荷花生日」。

清·顧祿的《清嘉錄》載：「是日(農曆六月廿四)又為荷花生日。舊俗，畫船簫鼓，競於荷門外荷花蕩，觀荷納涼。」

「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是荷花形態特性的最好寫照。

□懷舊堂主 圖、文

駁嘴駁舌

□石人

在流行的國語中，「辯」之與「駁」，似乎也是南北各執一詞。

廣東人口語多喜歡用「駁」。

「駁嘴駁舌」，責不當辯者之好辯也。

戲劇之充滿矛盾者，稱為「犯駁」。犯者，招惹也，所以「犯小人」也是「招惹小人」。

認為自己理由充足，別人無以難之，就稱為「睇你駁唔駁得我掂」(「掂」者，能成其功或如所願也)。

有時沒有理由的「駁」，則稱為「拗」。

其實「駁」之用於詰難，已始於漢朝。

如《漢書·薛宣傳》即有：「薛宣後母死，弟修丟官持服。宣謂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修遂竟服，絛(同「由」)是兄弟不和。」

顏師古所註，就說：「駁者，執意不同。」其實也含有互相詰難之意。

古時候，文字中還有「駁議」，也是一種不同意見的批評，拒絕下屬某一項意見，同樣也是「批駁」。或者上訴不得直，亦稱「上訴駁回」，都具「不能同意」之義。

而在廣東話中，「駁」字還有一個較特殊的用法，就是「續之使長」，例如：

「駁長條電線」。

「等我駁長條命嚟睇你」。

至如「駁腳」，則為指一些職業上的助手之類，例如「駁腳偵探」。

而兩線相接之處，則稱「駁口」。

(摘自《廣東話再譯》，博益出版社)

妙語方言

遮打與遮打道

□梁濤

遮打道(Chater Road)位於中區心臟地帶，東起遮打花園側，西至畢打街交接處止。這條道路逢星期日被劃為行人專用區，不准汽車經過。人們常在星期日帶領小孩子在遮打道玩遊戲和拍照。

遮打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本港著名的英國商人，全名為卡察·保羅·遮打(Catchick Paul Chater)。他在香港經商地產、股票買賣及各項投資而致富。1889年中區填海計劃，是由遮打提出來的，獲得當時港督德輔的同意，立即付諸實行。1890年英國王子干諾公爵來港訪問時，舉行立石紀念，遮打也出席該典禮。

當1904年填海工程完成之時，由於干諾道成一直線向西伸展，德輔道亦成直線向中環伸展，在新填海地段，德輔道中和干諾道中相距太遠，不能不在兩者之間另闢一條道路，以利劃出建屋地段，因此便將這條新的道路，命名為遮打道，用以紀念他對這次填海工程的貢獻。

遮打又於1889年成立香港電燈公司，



街名由來

位於中區心臟地帶的遮打道

在灣仔山邊建第一座發電廠。發電廠於1890年正式供電以照明街道。當時遮打道和附近的干諾道與德輔道的新填海區，是本港首先設立電燈的地方。因此1990年香港電燈有限公司舉行供電100周年紀念慶祝活動時，其中一項「香港電燈節」亦以遮打道為中心，建一牌樓於遮打道上。

(摘自《香港街道命名考源》，香港政府出版)

柴可夫斯基的悲愴戀

□朱砂

走近大師

那是一場注定被後人唏噓感嘆，卻不被世俗接納的愛情。女人是個貴族遺孀，比男人大9歲，有12個孩子；男子孑然一身，三十多歲才結婚，並且，那份可憐的婚姻也只維持了短短的幾個月，便以失敗告終，男人窮困潦倒，除了音樂，幾乎一無所有。這兩個人，便是梅克夫人與柴可夫斯基。

答應一生不見她

知曉柴可夫斯基的名字時，梅克夫人的丈夫已經去世，她與兒女們一起，經營着丈夫留下的萬貫家財。丈夫走後，不喜歡她頭露面的梅克夫人生活得更加低調，她喜歡在家裡或是坐在劇院的包廂裡聽音樂，獨自一個人銷蝕着暗夜裡的寂寞。

一個嚴冬的夜晚，鋼琴家魯賓斯坦在梅克夫人的客廳裡，彈奏起了柴可夫斯基的交響曲《暴風雨》。那是心靈的吶喊，更是生命的禮讚，音樂的穿透力深深地感染了梅克夫人，她整個身心都沉浸在音樂裡，久久無法平靜。

一曲終了，梅克夫人滿臉潮紅，激動不已。她問這是誰的作品。魯賓斯坦告訴她，

是自己的學生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許多時候，心靈的溝通是不需要太多語言的，當梅克夫人這樣一位智慧、優雅的女性向柴可夫斯基走來時，他立即接納了她，並且深深地愛上了她。

在梅克夫人的建議下，柴可夫斯基辭去了教授的工作，專心研究音樂。從那一刻起，梅克夫人便不知不覺生活在柴可夫斯基的音樂裡，也生活在他的喜怒哀樂中。

在給柴可夫斯基的信中，梅克夫人寫道：「我曾一度衷心地熱望和您本人見面。但現在我感到，您越是使我着迷，我越怕和您見面。在我看來，到那時，我就不會像現在這樣跟您交談了。目前，我寧可遠離您而想像您，寧可在您的音樂中和您心心相印。」

柴可夫斯基成全了梅克夫人的意願，答應一生不見她。

梅克夫人的出現，讓柴可夫斯基陷入充滿激情與甜蜜的幻覺中，愛情的力量使他的頭腦中湧現出大量的靈感，她成了他創作的源泉，他的音樂創作進入前所未有的鼎盛時期。

一面抵過十三年

1877年12月，柴可夫斯基完成《第四交響曲》的配樂，他把這部交響曲的手稿寄給

梅克夫人，並在信中袒露了自己純真的靈魂：「親愛的娜杰日達，菲拉列多夫娜，也許我是錯的，但我認為這部交響曲與眾不同。它是我到現在為止寫得最好的一部交響曲。我感到非常愉快，因為它是屬於你的。你一聽到就會知道我是如何經常地想你。」

在梅克夫人與柴可夫斯基相愛的13年裡，兩個人唯一的一次親密接觸，也只是各自坐在馬車裡，交錯而過。

那一次，他們各自乘坐的馬車在街上無意中迎面相遇，柴可夫斯基愣愣地盯着梅克夫人的眼睛，下意識地欠了欠身子，衝她點了點頭，梅克夫人恍入夢境，機械地衝柴可夫斯基揮了一下手，兩輛馬車轉瞬間交錯而過。



柴可夫斯基深深地愛着的梅克夫人

過。那之後的一天，柴可夫斯基意外地接到了梅克夫人的一封信，信中，梅克夫人寫道，自己的家庭出現了經濟困難，再也不能資助他，並且，讓柴可夫斯基再也不要給她寫信了。

這封信，使習慣了生活在梅克夫人給予的溫情中的柴可夫斯基備受打擊，雖然白紙黑字記錄着梅克夫人要結束這場感情，但是，柴可夫斯基不死心，他不相信梅克夫人會這樣絕情，他對他們13年、四千多個日日夜夜心靈相擁的感情深信不疑。他給她寫信，讓她解釋這一切。

譜寫悲愴交響曲

時間一天天地過去，柴可夫斯基翹首祈盼的回信卻遲遲不見蹤影。去美國演出的時間到了，無奈，他只得登上開往美國的郵輪。在紐約，柴可夫斯基受到人們瘋狂的擁戴，上自達官顯貴，下至街頭的流浪漢。然而，在柴可夫斯基的心裡，他願意用所有的榮譽，去交換娜杰日達的隻言片語。演出剛剛結束，柴可夫斯基便迫不及待地踏上回程的路，他渴望在雙腳踏進俄羅斯土地的那一刻，便看到梅克夫人的信。然而，什麼都沒有，柴可夫斯基那顆對愛情火熱的心，因失望而徹底絕望。

在孤獨與絕望交織的心境裡，柴可夫斯基創作出第六交響曲，命名為《悲愴交響曲》。《悲愴》，與其說是一首安魂曲，倒不如說是一首失戀曲更為確切。

《悲愴》首演的第九天，霍亂便將柴可夫斯基推向生命的終點。他平靜地接受了這一現實。



一八七四年的柴可夫斯基

當所有的人都已離開，屋裡只剩下柴可夫斯基一個人時，他忍不住低聲地呼喚着梅克夫人的名字：「娜杰日達……冤家……」那是這位天才音樂家留在世界上的最後聲音。

柴可夫斯基不知道，周期性的經濟蕭條，使梅克夫人的家產迅速縮水，兒女們召開家庭會議，強迫梅克夫人停止對柴可夫斯基的資助，那一刻，她的心碎了。失去了柴可夫斯基的梅克夫人，迅速地被憂鬱症淹沒。

1893年11月6日，俄羅斯的音樂天才柴可夫斯基走了。三個月後，梅克夫人也在精神病院裡走完了她的人生。隨着梅克夫人的離去，所有的恩恩怨怨在那一刻灰飛煙滅，唯有《悲愴》、《天鵝湖》、《睡美人》、《胡桃夾子》在塵世間恆久流傳。

(摘自《講述》2009年第3期)